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焕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一

本朝五

中興至今日人物上 李 趙 張 汪 黄 秦

李伯紀做廟時因論京城水災被出後復召用遂約吳敏勸行内禪事李恐吳做不得乃自作文於袖中入吳已為之矣後欽宗即位用之一日聞金人來殿上臣寮都失措皆欲作竄計李叩閤門入論閤門止之

欽宗聞之令引見力陳禦戎之策忠義慨然上大喜即擢知樞密院事李英爽奮發然性踈用術欽廟用督太原師適种師中敗遂得罪太上登極建炎初召汪黄輩云李好用兵今名用恐金人不樂上曰朕立於此想彼亦不樂矣遂用為相後汪黄竟使言官去之在相位止百餘日許右丞作陳少陽哀詞亦各見其出處_揚

李丞相不甚知人所用多輕浮相於南京時建議三事

借民間錢二云云三云云宋齊愈言之其時正誅叛人遂以宋嘗令立張邦昌戮之當時人多知是立張邦昌間有未知者宋書以示之及刑人多冤之張魏公深言宋甚好人宋蜀人當時模樣亦是汪黄所使令魏公亦汪黄薦李罷相乃魏公言罷也揚

黄仲本言於先生曰李伯紀一再名乃黄潛善薦也遂中見顔岐言章遂疑潛善爲之李入國門潛善率百官迓之李默不一語因此二公生隙又曰上云李綱

狹視朕先生曰李丞相有大名當時誰不追咎其不用以至於此上意亦傾向之潛善因而推之背後却令顏岐言之情理必是如此仲本是其族人不欲辯之 揚

問魏公何故亦嘗論列李丞相曰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黄後以其人之不足主也意思都轉後居福州李公家于彼相得甚懽是時李公亦嘗薦魏公曾慈言語又問魏公論李丞相章疏中有脩怨專殺等語似指誅宋齊愈而言何故曰宋齊愈舊曾論李公來但

他那罪過亦非小小刑杖斷遣得了又曰當時議論
自是一般好笑方名李丞相時顏岐之徒論列謂張
邦昌金人所厚不宜疏遠李綱金人所惡不宜再用
幸而高宗語極好云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樂遂
得命名不寢曰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公入
來整頓一番方畧成箇朝廷模樣如僭竊及當受僞
命之臣方行誅竄死節之臣方行旌卹然李公亦以
此去位矣又曰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是時恰限撞

著汪黄用事二人事事無能却會專殺如置馬伸於死地陳東歐陽徹之死皆二人為之傳中興詔令御史臺勘劄宋齊愈外至會議處於桌子上取筆寫張邦昌三字坐皆失色□儒用陳少陽之死黄潛善害之也其詳見於許右丞哀詞中同時死者歐陽徹徹楚州人某族叔祖時居高郵一日使一人往楚州鹽城小村中買物事久而不歸後問之乃云彼村中三四日大雪叔祖甚怪之云八月二十間安得有雪亦且據其僕云記之後有人自彼

中来問之果然乃歐陽死時也揚

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匀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為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横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黄在高宗初年

為宰相後來竄廣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為官高宗初啓中興而此等人為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揚時番人兵矢簇在胸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子蒙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却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

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麄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麄耳朱丞相秀水閒居錄自誇其功太過以復辟之事皆由他做不公道魏公有鎮江錄又問呂頤浩曰這人麄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足道子蒙

魏公才短然中興以來要為者只李張二公揚

李伯紀大節好敢兵事乃當時為其所治者附會滋益

之不足盡信 揚

李伯紀請誅張邦昌并畔者後以結余靚事過海 振

李伯紀丞相為宣撫使時幕下賓客盡一時之秀胡德輝何晉之翁士特諸人皆有文名德輝尤蒙特顧諸將每有稟議正紛拏辨說之際諸公必厲聲曰且聽大丞相處分諸將遂無語看來文士也是誤人蓋真箇能者未必能言文士雖未必能却又口中說得筆下寫得真足以動人聞聽多至敗事者此也 儒用

因語李忠定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閎祖

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何如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弘規模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按王庶乞免僉書同議文字劄貼黄云契勘臣前項所上章奏及與王論議實有妨嫌今若不自陳稟則又如趙鼎劉大中輩首鼠兩端於陛下國事何益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檜之議草草和了後來秦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為詞貶之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閒

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强人意處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張德遠極費調護已自定疊了只因酈瓊叛去德遠罷相趙公再入憂虞過計遂決還都臨安之策一夜起發自是不復都金陵矣問酈瓊之叛或云因吕安老折辱之不能安遂生反心如不親坐廳但垂簾露履以受其參之類恐無此等事曰此亦傳聞之過又問當時皆歸罪魏公以為不合罷劉光世故有此變曰光世在當

時貪財好色無與爲比軍政極是弛壞罷之未爲不是但分付得他兵馬無着落又云此事似不偶然如金人寇虐劉豫不臣俱無人敢問着他至此屯重兵淮上方謀大舉以伐劉豫忽然有此一段跌脫遂止又云如呂安老才氣儘自過人觀其議論亦甚精確

問酈瓊叛去之後聞亦不得志於金曰金後來亦用他爲將但初叛歸于劉豫金人却疑豫擁兵太衆或疑與我爲內應遂有廢豫之謀酈瓊叛於淮西實紹興某年秋戊辰也瓊既降劉豫金人憂其難制遂廢偽齊其詔有云勿謂

奪蹊田之牛其罰則甚不能為托子之友非棄亦何此天減齊豫也豈偶然哉○儒用

問趙忠簡張魏公當國魏公欲戰忠簡欲不戰忠簡以為劉豫机上肉耳然豫挾金人以為重今且得豫遮蔽金人我之被禍猶小若取劉豫則我獨當金人難矣魏公不然之必欲戰二策孰是曰忠簡非是殺得劉豫了又却抵當金人有何不可劉豫亦未便是机上肉在若以趙之才恐也當未得那机上肉他亦未會被你殺得只是胡說若真箇殺得劉豫則我之勢

益強金人自畏矣何難當之有金人逞欲無饜見威則畏見善則愈肆欺侮若自家真箇曾勝豫敍得一兩番贏他便怕矣靖康以後自家只管怕他與之和所以他愈肆欺侮若自家真箇能勝劉豫他安得不懼彼逐利耳豈可以柔服也嘗見征蒙記（李成之子某從烏珠征蒙古因記征蒙時事）云烏珠在甚處淮上一士人說之曰今韓世忠渡江遺棄糧草甚多若我急往收取資之以取江南必可得也烏珠然其言遂急來淮上則空無

所有蓋韓已先般輜重糧草歸而後抽軍回也彷徨淮上正未有策而糧草已竭實不可言先已敗於劉錡錡在順昌扼其前進退不可遂遣使請和烏珠謂其下曰今南朝幸而欲和即大幸不然即送死耳無策可為也這下又不知其狼狽如是若知之以偏師臨之無遺類矣是時雖稍勝然高宗終畏之欲和因其使來喜甚遂遣使報之欲和烏珠大喜遂得還是烏珠不敢望和自以為必死其遣使也蓋亦謾試此

間耳可惜此機會所以後來也怕一向欲和又云劉信叔是時以孤軍在順昌烏珠來伐諸將皆欲走信叔曰不可我若走則金人必前拒我襲在後必無遺類若幸而得至江則諸將盡抳江上責我以擅棄歸之罪亦必盡殺我決無可生之理不若堅守此城與金人決勝負庶幾死中可以求生也某嘗説廝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遂據城與金人戰大

敗金人烏珠由是畏怯若非錡順昌一勝烏珠亦未必便致狼狽如此之甚信叔本將家子喜讀書能詩詩極佳善寫字後來當完顏亮時已自老病緣其侄劉汜先戰敗遂至於敗卓○饒録云張魏公欲討劉豫趙丞相云留他在上可以扞蔽北朝若除了便與北朝為隣恐難抵當此是甚說話豈有不能討叛臣而可以服夷狄乎

趙丞相亦自主和議但爭河北數州及不肯屈膝數項禮數爾至秦丞相便都不與爭趙丞相是西人人皆望其有所成就不知他倒都不進前方子録云趙元鎮亦只欲和但

秦檜既擔當了元鎮却落得美名

張魏公本與趙忠簡同心輔政陳公輔排程氏乃因趙公趙公去已而呂安老敗趙公復相 可學

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會得故皆為人以是欺之一日出見一屋稍好栽些花木之類問知是一内官家乃言於上謂令暫駐蹕於此當日圖恢復而内臣乃居安如此遂編管之 揚

趙丞相收拾得些人材然亦雜如喻子才之徒亦預焉也 揚

先生云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機則恐於秦公不逮張子功以為不然且曰壽在都司日忠簡為相有建議者公必計也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利便至秦公則僚屬凡有關白默無一語而屬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為而非復前日之所擬 道夫○僴錄云嘗見沈公雅云某嘗問張子功趙忠簡與秦丞相二公孰能辨事某以秦公為能子功曰

不然某嘗為都司事二公每百官有稟白事件趙公必當面剖析商量此事合如何行如此行則利國如此行則利民如此則利民而害國如此則利國而害民如此則國與民俱利當面便商量判斷了條屬便奉欲以行及至秦公則百官凡有所稟白吏無酬酢處不可否但付與吏人少間更沒理會此事便沉埋了如此謂之秦公勝趙公可乎

魏公初以何右丞薦為太常簿趙忠簡為開封推官相得甚懽在圍城中朝夕論講濟時之策魏公先達力相汲引遂除司勳員外郎一向超擢反在魏公上嘗論天下人材魏公劇談秦會之可用趙云此人得志

吾輩安所措足邪魏公云且為國事計姑置吾人利害時趙公為左張公為右相兼樞密院事忽報烏珠大舉深入朝廷震怖時劉光世將重兵屯合肥魏公親往視師因奏記曰此決非烏珠必劉豫遣其子姪麟猊來寇耳臣往在關西數與烏珠戰熟其用兵利害今觀此舉決非其人魏公遂下令督戰光世恐懼謀欲退師而南以與趙公平時有鄉曲雅故遂私有請於趙折彥質時知樞密院事復助之請遂徑自樞

府下文字令光世退師魏公聞之大怒下令曰敢有
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聞之復駐軍如故此事雖
謂之曲在趙公可也已而拓臯大捷敵騎遂退魏公
既還絶不言前功欲以安趙公與共國事也而二公
門下士互相排抵魏公之人至有作為詩賦以嘲趙
公者趙公之迹不安且有論之者遂去魏公當國乃
力薦㑹之為樞密使及酈瓊叛於合肥呂安老死之
魏公之迹亦不安懇辭求去高宗問誰可代卿者魏

公復薦趙公遂令魏公擬批名之既出會之謂必薦已就閤子語良久魏公言不及之會之色漸變未幾中使傳宣促進所擬文字魏公遂就坐作劄子封付中使會之色變愈甚魏公遂上馬去及趙公再相會之反謂之曰張德遠直恁無廉恥美壞得淮上事如此猶不知去及主上傳宣來召相公方皇恐上馬去趙公以為然後又數數譖閙之趙公不能不信也又如光世之罷實當於罪鄜瓊叛去豈不可舉能者乃

後以淮西之軍付光世矣得都成私意初趙公極惡秦之為人不與通情及趙公為相秦為樞密使每事惟公之命是聽久而趙公安之復深信之又薦之至與之並相並相之後復不敢專唯諾而已忽一日高宗怒唐輝趙公為之分解檜察上意惡暉遂迎發一語云如唐暉樣人才也不難得又一日趙公奏恩平郡王乃建王之弟建王乃恩平之兄建州不過一郡之地吳乃一大都會恐弟之封不宜歷兄檜察見高

宗以慈壽意主於恩平遂奏曰也不較此因此二事高宗深眷之又因力主和議趙公罷遂拜左相他言語不多只用兩句那事都了趙公不知魏公之無他為檜所排得泉州是時魏公知福州二公相見因說及曩日之事趙公方知為檜所中相與太息而已或曰以檜之才若用之以正豈不能任怏傒之責曰他亦只是閑著門在屋子裏做得不知出門去又如何這事難坐聞多稱其能處置大事曰他急時也慌忙

無計策他初一番講和金人以河南之地歸未幾敗盟大舉入寇邉報既至大恐不知所為顧盻朝士間以計策時張巨山徽誦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檜心異之衆人既退獨留巨山坐問適間之語巨山曰天下之事各隨時節不可拘泥曩者相公與金人講和者時當講和也今金人既敗盟則曲在彼我不得不應亦時當如此耳因為之畫策名諸將為戰攻之計他大喜即命巨山為奏藁倉卒

不予細起頭兩句云伊尹告成湯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遂急書進呈會之復喜遂播告天下決策用兵已而劉信叔順昌大捷金人遂退檜復專其功大喜亟擢用巨山至中書舍人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一聯云成湯為太甲宣聖作周任周莊仲云劉參政大中之子知某州劉季章曾為其館客嘗與先生說見其翁日録覺得高宗之意極不樂魏公先生曰然劉曰有御史者川人名戒字定夫魏公在川陝時上書言利害魏公喜檄用之倔强不從魏公遂跡逮之戒由是不樂後酈瓊之叛魏公去位張為御史首論魏公高宗喜謂輔臣曰

張戒論浚曰不臣之迹已見跋扈之迹未明此兩句極當其罪謂其已罷宣撫使除樞密而猶用宣撫使印除吏不已也是時趙公奏曰此恐是一時不審之過亦未至於不臣也秦檜徐進曰既為臣子恐亦不宜如此檜之乘機伺人主喜怒擠陷人皆此類也儒用按是時周秘石公揆李誼交章詆公不特一張戒而已○儒用○德明錄二條今附正之閒劉寶學當初從魏公始末先生云當時趙公且要持重魏公卻要大舉有劉麟者衆兵掠邊朝廷不探虛實以為金復大入趙公震恐張公出視師江上趙公手書云今日之事且須持重未可輕戰萬一失事雖公不為一身慮如宗廟社稷何是時劉麟兵以為折彥古敗於淮上適去於是張公鼓舞益為大舉計謂趙公怯敵言者繼亦有論列趙遂罷相初趙公遣熊叔雅相視川陜事宜魏公亦遣寶學往寶學見川中無兵無財歸告魏公向者兵財如許尚不能集事今實未可動

魏公疑賓學附會趙公時又欲令賓學帥淮西代領鄜延兵賓學以為此軍不可代遂改呂安老顧往賓學為陳利害決宜辭此行安老以告魏公怒於是出賓學知泉州既而淮西果失師鄜延全軍適敵於是魏公罷相帥福州先是秦相與呂相同在政府呂相視師淮上秦相盡改其規模一時為呂相所引用人多逐去盡起在外諸賢如胡文定張子公程伯禹諸人布在朝列實欲傾呂相也後呂相召還過某州席大光邀留告所以傾秦之術以為莫若先去黨魁指文定也秦竟為呂相所傾出知紹興府是時富直柔者富公之子嘗於一寺中與秦相握臂疑語且及富公為相時事忽若有所思徑入去踰時不出富怪之須臾出云元來宰相要如此做一時會稽政事使放下不問雖公箋亦只令去通判處理會趙公素鄙秦之為人魏公却薦秦相遂再召除樞密使既視事一切不問魏公出知福州朝辭上問孰可以代卿

者魏公薦趙相上云可一面批旨奏來魏公還堂秦相迎之以爲必薦已也坐久無語秦色變少頃中使傳宣云有旨令作擬趙相公文字來於是魏公指揮堂吏作文字奏上秦大不樂魏公去國趙相至秦諧魏公於趙公曰德遠到堂中尚未肯去直到中使催促召相公文字方上焉趙公於是益不樂魏公及趙公爲秦所傾出知泉州過福州與魏公相見語及當時薦代之事二公始歡然無疑先生曰秦相自爲樞密使不理會事及與趙公並相一切聽其所爲皆富直柔救之也直柔不才子富公相業安有此哉其後上頗厭趙公爲秦所窺只兩言傾去是時有唐輝者作舍人求去上云唐輝只嘗求去趙公力薦乞且留此人秦奏云似這般人才亦不難得上欲封普安郡王爲建王恩平爲吳王趙公以爲建一郡耳吳古大國事體不稱秦奏云此亦只是虛名有何不可趙公愕然於是遂求去○又一條云秦相初罷政張當軸

是時金入淮上魏公出視師遂起秦相知臨安故事前宰相名還例賜茶藥繳蓋之屬趙公亟不檢舉秦相使人誘魏公公盡與合得禮數魏公淮上方向進趙公憂不便奏乞退師俟建康以南既而金兵却言者攻趙相謂進師非趙鼎意坐是罷出魏公獨相遂挽秦爲樞密使秦一切唯唯從公所爲久之始與公爭事及呂安老廬州失師魏公乞出上不能留因問卿去孰可代者公遂薦趙相上云卿可具文字來既退至都堂秦迎之有喜色意其必薦己也公坐久無語秦色變公乃指揮堂吏作名趙相文字及趙公來秦相譖魏公曰上意如此德遠猶且傍偟及中使宣索名相公文字方上馬去及言魏公所以短趙公者由是二公爲深仇故趙相居位不復牽挽魏公其後因一僧與魏公生日秦相治之甚峻幾逮及公又治趙相之子獄未成夜忽有一燈墜獄中其上書一反字明日獄具罪當斬秦檜不悅欲加族誅文字未上

榆死先生云若族趙相家當時連逮數十人做到這裏自休不得其勢須如曹操去

倜倜因問當初高宗若必不肯和乘國勢稍振必成功曰也未知如何蓋將驕惰不堪用倜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爲勝然飛亦横只是他猶欲向前厮殺先生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著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

巨室者也是夜因諭為政不得罪於巨室語及此　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可用者曰他本將家子云云張魏公撫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金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懇趙忠簡是時趙為相折彦質為樞密折助之請樞密院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之大怒遂趕回劉光世出榜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魏公既還

朝遂力言光世巽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呂安老董其軍及安老為瓊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相遂復舉劉光世為將都是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復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某觀必竟魏公去得光世是而趙所為非豈有金人方入你却欲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云云又言諸將驕橫張與韓較與高宗密故二

人得全岳飛較疎高宗又忌之遂為秦所誅而韓世
忠破膽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筴殺得金人一陣
好高宗初遣魏良臣往北朝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
江韓聞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
措處得畧好正柢當得金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上乃
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
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欲召公還慎勿違上意韓再
三嘆息以為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

遂命士卒束裝即日為歸計魏遂渡淮烏珠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某來時韓世忠正治疊行即日起離矣烏珠再三審之知其然遂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烏珠大敗魏良臣皇恐無地再三哀求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紿已乃得免

因言陳同父上書乞遷都建康而曰黄帝披山通道未甞寧居今宫室臺榭妃嬪媵嬙之盛如此如何動得高宗本遷都建康了却是趙忠簡打疊歸來盖初間

金人入寇羣臣勸高宗躬往撫師行至平江而止繼而淮上諸將相繼獻捷趙公得人望正在此時已而欲返臨安適張魏公來遂堅勸高宗往建康及淮師失律趙公荒窘遂急勸高宗移歸臨安自此遂不復動矣看趙公後來也無奈何其勢只得與金人講和是時已遣王倫以二十事使金約不稱臣以濁河為界此便是講和了後來秦檜力排趙公遂以不肯講和之罪歸之使萬世之下趙公得全其名者乃檜力

也問張趙二公優劣曰若但論理會在朝政進退人才趙公又較縝密無疏失若論擔當大事竭力向前則趙公不如張公張公雖是竭力擔當只是他才短慮事疎處多盡其才力方照管得若才有些不到處便弄出事來便是難趙公也是不諳軍旅之務所以不敢擔當萬一金人來到面前無以應之不若退避耳僩○儒用錄云或問趙忠簡公與魏公材品如何曰趙公於軍旅邊事上不甚諳練於國事人才上却理會得精密仍更持重但其心未必如張公辦得為國家擔當向前自中興以來廟堂之上主恢復者

前有李伯紀後有張公而已但張公才短處事有疏畧處他前後許多事皆是竭其心力而為之少有照管不到處便有疏脫出來

問趙忠簡行狀他家子弟欲屬筆於先生先生不許莫不以為疑不知先生之意安在曰這般文字利害若有不實朝廷或來取索則為不便如某向來張魏公行狀亦只憑敬夫寫來事實做將去後見光堯實録其中煞有不相應處故於這般文字不敢輕易下筆

趙忠簡行實向亦嘗為看一過其中煞有與魏公同

處或有一事張氏子弟載之則以為盡出張公趙公子弟載之則以為盡出趙公某既做了魏公底以為出於張公今又如何說是趙公耶故某答他家子弟盡令他轉托陳君舉做要他去子細推究參考當時事實庶得其實而無牴牾耳問張趙都是好宰相未知人品如何曰他兩箇當初都要恊力出來主張國事只緣後來有些不足遂做不成以某觀之趙公未免有些不是處曰何以見之曰且如淮上既敗張公

既退趙公復相凡張公所為一切更改張公已還都建康却將車駕復歸臨安張公所用蜀中人才一皆退之觀此似亦趙公未免有不是處也曰臨安駐蹕閒之立意不欲安於此耳又嘗聞長老之言有植竹於内庭者趙公見而拔之曰汝欲安於此乎然則再歸臨安恐必有為非是與魏公相反也又見趙公遺事有一條說張公罷相趙公復相事甚詳云德遠所用人才如馮如熊等在朝諸人趙公皆更用之亦豈

得謂之故與張公相反乎先生曰拔竹之事似是汪端明所記但某未敢深信嘗記張公欲行遣一内臣趙公但欲薄責之蓋恐其徒或來報復如此則拔竹事其能然乎 僩

至於收用蜀中人才恐未必然也大抵張公才疎意廣却敢擔當大事至於趙公却深曉事其於人才世務區處得頗精密至於擔當天下事恐不及張公也 枅

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

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若海

杜子美詩云艱危須籍濟時才某思至此不覺感歎濟時才分明是難得直卿問志與才互相發否曰有才者未必有志有志則自然有才人多言張魏公才短然被他有志後終竟做得來也正當道夫

明受之禍魏公在江中忽有人登其舟公問為誰云當太尉使我來殺相公公云汝何不殺我云相公忠義某們不肯做此事後面更有人來相公不可不防備

公問姓名不告而去欽史云○德明

孝宗初起魏公用事魏公議論與上意合故獨付以恢復之任公亦當之而不辭然其居廢許時不曾收拾人才倉卒從事少有當其意者諸公多薦查元章籥江陵人馮圓仲方蜀人魏公亦素相知辟置幕府朝廷恐其進太銳遂以陳福公唐立夫參其軍以二人厚重詳審故也緣唐立夫亦只是箇清曠會說話好骨董談禪底人與魏公同鄉里契分素厚故令參其軍事因

笑曰正如趙元鎮相似那邊一面去督戰這邊一面令回軍成甚舉措魏公既失利遂用湯進之未幾金人再來湯往視師辭不行又命王瞻叔瞻叔又辭不行蓋魏公初罷淮上宣撫時朝廷命王治其錢穀瞻叔極力搜索軍士皆怨怨若往必有一場大疎脫盖是時軍士已肆言欲殺之矣

沈莊仲云嘗見先生說魏公敗李顯忠邵宏淵二將說動故決意進兵既而唐陳二公皆不從魏公令問二將二將曰聞金人積粮運餉於虹縣靈壁矣秋高馬肥必大舉南寇今若不先其未發而破之及其來莫說某輩不肯用心二公聞此言故亦從之魏

公既入奏事淹留一兩月及還則已六月矣乘劇暑進兵以至於敗未幾魏公薨皆無人可用幸而復與金人講和乃定○儒用

張魏公初名來縉紳甚喜時湯進之在右揆衆以爲魏公必居左既而告庭雙麻湯遷左魏公居右凡事皆爲湯所沮魏公不得已出視師言官尹穡陰搖撼之一日陳良翰邦彥上殿言及此壽皇云安有此事當令羣臣誰出魏公之右者恐是臺諫中陰有所沮卿可宣諭之陳退自念臺諫中某人某人姓名失記皆主魏

公只有尹一人意異然上旨如此不可不宣諭遂以上意逹諸人尹云某明日亦上殿既不見報次日又上殿繼而有旨陳知建寧魏公遂罷間湯後來罪責如何曰渠建議和親以四州還之而金復犯淮壽皇怒免官削爵土可學

張魏公被召入相議北征某時亦被召辭歸嘗見敬夫與說若相公誠欲出做則當請旨盡以其事付已拔擢英雄智謀之士一任諸已然後可為若欲與湯進

之同做決定做不成後來果如此然那時又除湯為左相却把魏公做右相雖便得左相湯做右相也不得何況却把許多老大去為他所制後來乖此只要濟事故不察外人見利害甚分明 賀孫

因論張魏公湯思退主戰和曰亦不可徒從上言戰以拗太上太上以故兩番不曾成了所以怕主戰者須是做得模樣在人眼前教太上看得自信其可以戰則自無說也 揚

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汪明遠得旨出措置荆襄奏乞迂路過建康見張公張公不與之言問亦不答揚

張魏公可惜一片忠義之心而踈於事亦是他年老覺得精神衰急欲成事故至此兼是朝廷諸公不能得公用兵幸其敗以為口實初間是李顯忠邵宏淵請於公以為金人精兵在虹縣矣俟秋來大舉南寇今

若不先破其巢穴待他事成驟至某等此時直當不得公問其實否李忠顯邵宏淵便云某人之語甚詳即不僉聽呼二人議其說如前公曰云云於是即動不知如何恁地輕卒德明

魏公言元祐待熙豐人太甚所以致禍人無君子小人孰不可為善此是其父賢良之說汪書荅云又有如何大圭者何為張所禮後諧張于秦公云便是這般人云云先生謂汪書云若某則曰公當深於易易只言君子小人今若言無小

人是無用易也方

秦會之入參時胡文定有書與友人云吾聞之喜而不寐前輩看他都不破如此淳○秦檜

翟公巽知密州秦檜作教授一日有一隱者至相檜曰此教授大貴翟問與某如何曰翰林如何及之如何及之時游定夫在坐退因勉秦云隐者甚驗幸自重游因說與胡文定曰此中有箇秦會之好胡問如何曰無事裏不會秦後於陳應之處問游後云曾為游

酢知云上蔡言於陳應之應之言於先生下無事裏不曾籍溪言於先生○揚

間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曰秦會之嘗為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金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

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名則會之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跌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時在坐范兄云定夫之子不甚發揚秦老數求乃翁論語解序因循不果錄呈其侄有知之者遂默記之一日進見秦老及此則舉其文以對由是喜之後故擢至侍從是為子家尊人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

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説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説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通慇懃不絶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爲賵按程子山諸公在貶所俱有啓事謝其存問者皆此類也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

者徽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儒用○德明錄云秦相曾語胡和仲云先丈議論固好然行不得和仲問既是議論好何故不可行秦云仲尼垂世立教且說箇道理如此以示人如何便一一行得一日又語和仲云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和仲對云降志辱身是下惠之和未若彼夷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秦曰不然也有合降志時合辱身時先生曰秦老自再相後每事便如此陳剛云向見東萊說秦老語和仲云先丈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一向是一句不是我只是敬以直內○賀孫錄云胡寧為太常丞上令錄遺文看寧遂告兒寅寅繕寫表進更以副本獻秦檜檜看畢即謂和仲曰都使不得和仲曰某聞之先人皆是可用之語丞相如何說使不得曰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那曾是盡使得只是也要後人知得有許多

說話又一日問和仲曰賢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兩事是一事和仲曰聞之先人這只是一事檜曰賢後生不識某看來只是上一句用得和仲曰這是聖人兩句法語丞相如何道只一句用得檜曰某平生所行只上一句賢說須看下一句賢且試方看聖賢法言無一非實用檜只作好說話看過平生如此宜其誤國也○可學錄云檜名五峯凡弟五峯辭甚力和仲言頗孫遂再召赴闕檜間來時明仲何言曰家兄令稟丞相善類久廢民力久困檜不荅問和仲曰敬以直內只行上一句下一句只與賢行只曰大定文字甚好和仲進此文字以副木納之檜云只是行不得和仲再三問既好何故行不得檜云孔孟言語亦有行不得寫在策上只是且教人知得此○又楊錄云太上一日問胡和仲丈定春秋外更有甚文字胡曰只有幾卷家集上曰可進來遂進之後秦檜問胡曰先丈文字進了連說先丈好議論三四句後曰

只是一句也行不得胡曰議論好時只是謂好行相公既說好如何行一句不得曰不特先丈文字如此聖賢議論亦豈盡可行只是且敎世間人知得有這一般道理○又燾錄云或問信而好古曰而今人多不好古皆是他不信因舉秦檜之嘗與胡和仲說如先公解春秋儘好議論只是无一句行得對曰惟其可行方是議論若不可行則成甚議論秦曰且如周公孔子之言那有一句行得只是說得好所以存留在與後人看○又璘錄云檜問胡和仲來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和仲之父子兄弟尋常以為此兩句只是一事檜云不然敬以直內可用其逐日受用便是義以方外不可行和仲疑之檜云公試行看和仲上殿光堯索文定公文集因以副本呈檜云先公議論甚好但一句也行不得且如孔孟許多說話也只是存一箇好話令人知有此好話耳決不可行又問和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如何和仲既解以對檜云合

降志須着降合辱身須着辱和仲以太常丞權郎
檜忽請喫酒五盃歸而章疏下矣檜之不情如此

秦檜聞富季申言深有感歸出謂富曰元來作相當如此後來所爲皆得之於此不知其說然大率保位之術耳 揚

秦檜初罷相出在某處與客握手夜語庭中客偶說及富公事秦忽掉手入内客莫知其故久之方出再三謝客云荷見教客亦莫知所謂扣問乃答云處相位元來是不當起去是退悔出偶投其機故發露如此

趙丞相初亦不喜之及其再入全然若無能趙便謂其收斂不做一聲遂一向不疑之亦不知其如此胡康侯初甚喜之於家問中云秦檜之歸自北朝若得執政必大可觀康侯全不見得後來事亦是知人不明又云秦檜之是有骨力惜其用之錯或問他何故不就攻戰上做曰他是見得這一邊難成功兼察得高宗意向亦不決為戰討計 賀孫

問富直柔握手之語不審何說曰往往只是說富公後

來去朝廷使河北被人讒間等事秦老聞之忽入去久之不出富怪之後出云元來做宰相是不可去秦既再入遂諧魏公於趙公又因吳輝等二事傾去趙相一向自做更不肯去胡和仲嘗勸秦云相公當國日久中外小康宜請老以順盈虛消息之理秦曰此事不然我當時做這事尚拖泥帶水不曾了得問何事未了曰是未取得他中原曰若取中原必須用兵相公是主和議者曰我從來固不主用兵然金自衰

亂不待用兵自可取後來楊安止亦有劉子勸秦相去位秦相大𡚁如對和仲者於是不樂安止遂坐此去國不然安止亦須做從官先生曰不曉他要取中原之意後來見陳國壽說秦老初欲以此事付國壽擬除它廬帥陳云尙朝廷任使帥長沙廣西皆內地若邊帥當擇才某於軍旅事素不習恐敗事其議遂已竊意秦老只是要兵柄入手此事做未成若兵柄在手後來必大段作怪德明

秦太師與吕並相吕出甚所在秦一時换了臺諫人物

吕聞之不平有客告之云其黨魁乃胡文定可逐去

則秦不足慮吕如其言歸而諷臺諫論之秦争於上

遂併論秦高宗欲罷其相令人行詞當時秦所引皆

是好人而立朝無過人皆不平行詞者遂求御批以

疏其罪高宗遂批與之大畧云我未相時説作相數

月可以致治既相皆無所建明後來秦再相數年之

後却奏過以為當初無過為人所譏遂行下詞臣家

索御批既得之則以納于高宗其無禮不臣如此可學

錄云秦檜之初罷相高宗親批付綦叔厚草麻御書藏綦氏及秦氣焰盛自廣倅移綦人知台州於其家索出而納於高宗綦人潮州人又當時史館有宰臣拜罷錄已載此罷相時事亦有士大夫錄得此書秦已改史館之書了又行下收民間所藏者德明○揚錄云秦前罷相時有御批其罪狀與翰林學士綦密禮行詞後再相令人於綦家搜索之自於上前納了凡秦楚材作翰林之類官上以檜故亦嵜其人檜亦忌而出之

因話及秦丞相問當時諸公皆入北渠何以全家得還

曰此甚可疑當和親時王倫自金至欲高宗屈膝中外憤怒秦老出有人牓云秦相公是細作揚録云都下甚憤似有欲殺之之意一日在甚寺中聖節一樹上貼一牓子云秦相公是細作是時陳應之正同到廟堂問和親之故秦云甚意無他但人主有六十歲老親在遠須要取來相聚因顧左右令取國書與應之看乃是詔書秦捲其前後只見中間云不求而得可謂大恩蓋指河南也先生言畢云此事當記取恐久後無人知之者當時北朝諸將爭權廢劉豫以河南歸我乃是達蘭

達蘭既誅烏珠用事又欲背約是時命婁炤僉書密院為宣撫辟鄭亨仲又一人記不全為屬至蜀見吳玠玠曰某有一策昔失陝西五路最為要害今金人以河南歸我而陝西在其中可謂失策徐必悔悟今不若移近蜀之兵進而據之則猶庶幾稍遲則不及事矣婁云此策固善但某不敢專須奏朝廷亨仲因力奏之即莫奏未數日金兵已下陝西矣當時下河南止用單使有一相識姓名失記為蔡州平輿尉一日弓手報天

使至縣尉當出迎曰天使何人曰北使曰我南朝官不可拜北使曰如此則官人可歸矣乃為辦兩車并骨肉送之入南境既而使到縣官皆投拜蓋本北人未換者可學○閒録云胡明仲與秦檜爭和議於朝堂秦無語但取金人所答國書以手急卷其兩頭比留中間一行示明仲云不求而得可謂大恩字如掌大時金人初以河南之地歸我也先生親見致堂說○揚録云秦老講和後曾取得河南地闕中五路地連河南盡得之時令婁炤往守鄭剛中在幕吳玠云今與之講和極是云云今得五路須急發兵守之某守某處令誰守某處要急為之金人只是不曾思量恐覺便來取當時他人亦以為常惟鄭剛中擊節稱是因言鄭才識高云云婁曰某來時不曾

得旨須著入文字鄭曰可急入文字未幾金人取去矣

秦檜倡和議以誤國挾敵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斁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良攘人之功以為已有又不與也若海

李泰發參政在上前與秦相爭論甚力每語侵秦相皆不應及李公奏事畢秦徐曰李光無人臣之禮上始怒德明

秦檜初主和議時舉朝無人從之遂奏太上曰乞召李

光來問如何遂名至未對時全不得見人不知如何與秦檜相見秦待之酒行如誤言云滿斟參政酒時光為尚書之類光聞參政之言秦遂與論和議如何光賛之次日對陳和議之是和議遂定遂參政光性剛雖暫屈終是不甘遂與秦檜諍秦所判文光取塗改之後為秦治過海歸死揚

章貢軍叛上不知一日問如何秦曰軍人們閙相爭之類已令人去撫定矣問是誰說上初不言詰之乃曰

兒子說遂尋別事罰俸三月不支揚

施全刺秦檜或謂岳侯舊卒非是蓋舉世無忠義這些正義忽然自他身上發出來秦檜引問之曰你莫是心風否曰我不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番人我便要殺你賀孫

胡邦衡作書記當時事其序云有張扶者請檜乘副車呂愿中作秦城王氣圖他當初拜相罷去極好再來却曰前日但知道行則留不行則去今乃知不可去

漸漸便到此田地及至極處亦顧其家曹操下令云云是也問霍光先生曰霍光無此心只是弒許后一事不發覺此大謬又問秦氏科第先生曰曾與汪端明說此是指鹿為馬汪丈云只是無見識可學○璘錄云秦太師專政時張扶或云張柄請乘副車呂愿中作秦城王氣詩以獻檜皆受不辭呂知靜江府府有驛名秦城忽傳言有王氣呂作詩與僚屬和之成冊以獻此見胡邦衡所作紹興間被貶逐人事實序熊子後欲作一書記其事從其子借之或云非邦衡所作人曰私科舉或云恐是愚夫天下之人指鹿為馬之意汪聖錫云恐不如此只愚騃耳初時人以伊周譽檜末後人以舜禹譽檜檜亦受之大抵久執權柄與人結怨多

才欲放下恐人害已似執守不放其初未必有邪心到後來漸漸生出皆是鄙夫患失之謀耳

問張魏公行狀秦相叛逆事如何曰當時煞有士大夫獻謀者亦有九錫之議矣吳曾輩是也振

秦檜在相時執政皆用昏庸無能者如汪勃章夏董德元皆一類人太上一日問處州兵反事秦久未對章夏在後恐秦忘之因對一句後秦語之曰檜不能對時參政却好對檜未對參政何故便如此即時逐去

之興化林大鼐為士人時對策言自宣政以來人無

節義後得秦檜於北朝乞立趙氏節義可取時秦被黜閑居後秦知之大擢用一日在經筵因講得甚稱上意上喜賜一帶秦遂出之揚

秦檜每有所欲為事諷令臺諫知後只令林一飛輩往論之要去一人時只云劾某人去臺諫便着尋事上之臺諫亦嘗使人在左右探其意纔得之即上文字太上只是慮金人故任之如此及秦死遂召陳誠之沈該万俟卨金安節諸人以誠之輩嘗為秦使沈嘗

以贓罷官後以上書言講和進用皆秦黨也秦死封王禮數之類皆得又一面行遣昔時諫臺爲皆附會權臣 揚

秦檜舊作好文時亦多有好相識晚年都不與他一切壞了一日謂和仲曰舊時亦煞有好相識後皆不濟事近來却有幾人好如曹泳湯思退輩皆其晚年所信用者曹凶險狡獪之甚秦之妻兒親黨皆爲其所離間秦信愛之如子煞皆在其籠絡中矣決定後來

推秦作一大惡事旋害了秦而自為之秦死其妻兒啣之泣訴於太上謂秦時多事皆曹為之遂編置海外而死曹妻亦自從要令一人軍將等去取曹喪恐其不從先教一婢子云你待我使其人不從你便倒地作侍郎語云平日受我多少恩你若不從我即有禍及汝及使其人果有不肯從意婢遂倒地如其言其人拜告即請行葢曹平日詭怪家習之也然曹有才可用知紹興日當聖節吏人呈年例店家借紫絹

結甚物事曹云不必借看每年軍人緋紫衫要幾多絹遂檢籍所用與此所用不爭多遂取出染結了却將染緋紫遂不擾知臨安日當拜郊郊壇要若干土朱刷年例先出錢買朱吏人呈曹曰不要近郊壇有赤黃土先令人將炭若干斤放彼處臨期不遠令諸鐵匠於彼處放炭如何燒土以膠和塗其壇遂省錢多少天下事無不理會得只是凶惡可畏甚戚里又秦檜之子娶其兄女楊

秦檜己亥年冬死未死前一二年間作一二件無狀底事起獄斷送士大夫之類近死兩年朝不保暮日日起獄凶焰張大可畏黄豐知興化日有人有一弟因爭兄財不與遂以其兄嘗編錄得胡銓上書言秦檜際要數語告以爲兄罵秦太師官司亦以尋常不曾爲理會時有一囚與爭財弟同獄間得其手尾其因配卒一日福州帥張某不記何州過其人直訴之於帥爲有人罵太師黄不爲理會帥上其事於秦即時擒取黄下

大理并其妻拏皆繫之遂勘鞫中何處州海島上有林二十三娘適度甚物事追之尉即往海上收一二老婦女林幾娘皆有之俱無林二十三娘鄉老云此中只有一廟是林二十三娘廟遂令鄉老供文字去且休了黄不曾有一分事亦追官勒停楊

殺岳飛范同謀也胡銓上書言秦檜檜怒甚問范如何行遣范曰只莫採半年便冷了若重行遣適成孺子之名秦甚畏范後出之楊

王次翁河東人曾做甚官已致仕秦檜名來作臺官受檜風旨治善類自此人始揚

王循友彥霖家子孫知建康辭秦而往問有何委秦曰亦無事只有一親戚在彼泰之極不肖恐到庭下爲痛治揚及到任其人果犯來與痛治喫棒之類其人母骨肉訴之秦秦大怒即尋一事加於王王得罪妻孥皆配了婦女皆為軍人所娶揚

建人黃公達作太守有贓提領韓美成續家子弟欲治之黃

已去告之朝士朝士曰公能作一件不惟可以解此又可以得美官但恐公尚有所惜不肯為耳黄問如何曰公上殿能以劄子言曾天隱李彌遜之徒不主和議宜罷之黄即為之秦檜大喜即擢為察院韓徑使人守察院門云黄察院有公事未了要去理會秦見不是道理遂罷黄揚

興化一傳文云秦令諸子孫皆其夫人止家人林一飛乃秦作教官時婢所生夫人不容與同官林家人養

秦後欲取歸未遂而死後其黨人欲為料理其夫人自陳云妾有幾子林非是林遂貶何地林死有子今皆無祿乃檜親孫也林居興化○楊

秦太師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這膝褲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為逆但到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秦在北庭知金人已厭兵歸又見高宗亦厭兵心知和議必可成所以力主和議達蘭主事始定和議至次年烏珠殺達蘭而畔盟至順昌

為劉信叔所敗至楚州又為糧絶兵師離散方得成和若不喫這兩着亦恐未便成和太后自金歸云某年月日金人待之禮數有加至某年月又加禮又某年月又甚厚今以年月考之皆是我師克捷之時故金懼而加禮禮𫎇厚乃是順昌之捷高宗初見秦能擔當得和議遂悉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惡之人秦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擯去之舉朝無非秦之人

高宗更動不得蔡京們着數髙治元祐黨只一章疏便盡行遣了秦檜死有諭其黨者不能如此只管今日說兩箇明日又說兩箇不能得了有薦張魏公者高宗云朕寧亡國不用張浚

問秦相既死如何又却不更張復和親曰自是高宗不肯當渠死後乃用沈詠万俟禼魏道弼又有一人此數人皆是當時說和親者中外既知上意未幾又下詔云和議出於朕意故相秦檜只是賛成今檜既死聞中

外頗多異論不可不戒約甚沮人心當初有一二件事皆不是如檜家既保全而專治其黨士大夫遭檜貶竄者叙復甚緩渠死得甚好若更在甚可畏當時已欲殺趙丞相之家既加以反逆則羣聯甚衆見說有三十餘家皆當坐中外寒心高宗亦甚厭惡之但無如之何問所以至於如此者何故曰伊川云人主致危亡之道非一而逆欲爲甚渠當初一面安排作太平調度以奉高宗陰奪其權又挾金勢以爲重

秦老既死中外望治在上人不主張却用一等人物當時理會秦氏諸公又宣諭止了當時如張子韶范仲達之流人已畏之但前輩亦多已死上借問魏可却是後來因逆亮起方少驚懼用人才籍溪輪對乞用張魏公劉信叔王龜齡查元章又一人繼之時有文集謂之四賢集可學

好底氣數常守那不好底氣數不過且如秦檜在相位十一二年被他手殺了幾箇人又殺了許多人皆是

他那不好底氣數到長了

秦老是士大夫之小人曹詠是市井之小人揚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二 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焕

謄録監生臣林紹龍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二

本朝六

中興至今人物下

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二聖宫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駸駸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于南京時勢不歸京城

汪黄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為如令

椿管器甲之類不得擅有支遣間所名募係何色額

人名募得百十萬以上人令京民出助軍錢不得支錢修城池

造器械數事皆汪黄張慤為之初宗守京太上即位

南京時河東北京東西之民日夜自守望駕歸京王

師之來全無盜賊駕一居淮甸賊起百十萬丁進李

成楊進之徒競起宗盡名之為用事垂成而薨朝廷

不為諸人作主諸人四散為賊矣傷哉宗薨時年七

十謚忠簡 揚

宗忠簡公薨其家人方入棺未斂軍兵轝出大廳三日祭弔來哭不絶祭物滿廳無數其得軍情人心如此 揚

王庶西人趙元鎮引作樞密甚有威望又言他彊倔死葬廬山王之奇是庶之子亦作樞密庶以私怨殺曲端端亦西人庶嘗在其軍中幾為端所殺 振

王午尚初在陝西為金人所圍求救於曲端端命一愛

將救之既至欲求休息數日王不許戰敗奔入城王斬之既而城陷王奔端端詰責欲殺之有幕僚力諫止囚之一日遣入蜀遂譖端於魏公魏公殺端可學

徐師川微時嘗遊廬山遇一宦者鄭諶與之詩曰平生不善劉蕡策色色門中看有人後入樞府鄭時適用事模樣似有力馮徐在密院時金人寇襄陽中書集議徐曰彼本盜賊所有時國步未安盜有竊發據城邑者因以與之好時為官跋扈則為盜得失不足為國家輕重時趙元鎮為參知政事

曰襄陽為金人所據則川廣路斷國家危矣徐曰此是樞密院事參政不須與趙曰小小兵事樞密自主之可也此國家大事政府安得不與即上馬而去太上聞之罷徐樞密徐歸鄉以前輩自居恃文使氣好駡專以飲酒為事不擇貧賤皆往啖之詩亦無甚佳者

揚○可學錄云徐師川在密院荆襄有密報五府會議師川曰今日朝廷視荆襄乃無用地何不棄之趙丞相為參政曰此乃上流何可棄師川曰密院事何預參政趙曰某參知政事此乃係政事之大者安得不預遂策馬徑出入文字朝廷為之罷師川趙遂知院為帥未行金退師

韓世忠作小官時一城被圍郡將無計世忠令募敢死士得二百人世忠云不消多只擇得精者八十人令持一斧世忠問云其間豈無能爲盜者遂令往偷了鼓搥却畧將石頭去驚他門他必往報中軍便隨入見有紅帳者便斫侯彼人集便出來恐有馬軍來趕便與相殺城上皆喊云馬軍進如是果退圍　揚

岳太尉飛本是韓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必拜　振

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闗冗然當際要

處又不然單騎見敵云云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揚

紹興間諸將横劉光世使一將官來奏事應對之類皆善上喜之轉官頗賜予劉疑其以軍中機密上聞欲殺之其人走投朝廷朝廷不知如何區處之劉又使人逐路殺之追者已近其人告州將藏之獄中入文字朝廷方免揚

吴玠到饒風關却走回此事惟張巨山退兵記得實德明

後世用兵只是胡廝殺那曾有節制如李通說八陣可用怕也未必可用當臨陣時只看當時事體排扒得着所在如吴璘敗敵於敍金平前面對陳交兵正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爛殺金人這有甚陳法且如用兵前陳交接後陳即用木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吴璘那時軍勢勇猛將來隔了一齊都斫開突前去有甚陳法看來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

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賀孫

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饋恵焉有飲酌焉不似後世便只是爛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後生當時金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萬諸將會議以為固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渡兼攜持老幼金騎已迫必為所追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幾可生遂開

城門而守金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金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敵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先備暑藥飯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如此數次其兜牟與甲尚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敵遂大

敗緣金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揿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況當敵衆正熱甲胄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鋭清涼而傷困者即扶歸闕

調護遂以至寡敵至衆金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真箇要和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遂進賀孫

張棟字彦輔謂劉信叔親與他言順昌之戰時金人十上

萬人圍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劉使人下書約戰曰金人笑是日早敵騎廹城下而陣連山鉄陣甚密不動劉先以鉄甲一聯𩤷庭中一邊以肉飯犒師時使人摸鉄甲未大熱又且候候甲熱闕開城門以所犒一隊持斧出令只掀起敵騎斫斷馬脚人馬都全裝一騎倒又粘倒數騎金人全無下手處此隊歸以五岑大順散與服之令歇又以所犒第二隊出如前殺甚多敵覺得勢敗遂遁走後人問𩤷甲之事如何曰

甲熱則敵久在日中皆熱悶矣此則在涼處歇方出時當暑月也　揚

籍溪嘗云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境恣行擄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玷者以才畧稱嘗作某縣宿戒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鍾聲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比排列未幾勤王之師入縣將肆縱横之狀即命撃鍾邑人聞之如其宿戒以出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備若此也相顧失色遂整師以過秋毫

無犯邑人德之又胡文定公之趨名命也汎舟而下無玷走吏致書戒其吏云計程到江黄閒有官船自下而上者可扣之當是本官吏至彼果有舟上者一問得之其善料事如此蓋𣙜以事占之知文定之不果造朝也儒用

某人作縣臨行請教於某人先生言其姓名今忘記某人曰張直柔在彼每事可詢訪之某人到官忽有旨令諸縣造戰船名匠計之所費甚鉅因意臨行請教之語亟訪

策於張張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丈尺廣狹長短即是推之則大者可見矣遂如其語為之及成推筭比前所計之費減十之三四其後諸縣皆重有科斂獨是邑不擾而辦後其人知紹興府太后山陵被旨令應副錢數萬給磚為墻其大小厚薄呼磚匠於後圍依樣造之會其直比拋降之數減數倍遂申朝廷乞紹興自認磚墻正中宦者欺獘遂急沮其請只令紹興府應副錢不得干預磚墻事儒用○成錄云其人曰如

何貴許多錢遂呼磚匠于園後結墻一堵驗之闕
磚之大小厚薄依様燒磚而結之費比朝廷所抛
降之數減
數倍云云

張甞字直孫福建人甞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張云可造一小舟以寸折尺便可計筭後又有人欲築紹興圜神廟墻名匠計之云費八萬緡其人用張法自築一丈長筭其墻可直二萬遂以四萬與匠者董事内官無所得遂與奏紹興貧不如自出錢太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揚

高宗朝有朝士後為尚書建炎嘗請駕幸福建以為福建有天險又上言邵武南劍人多鑿紙錢費農業乞降旨禁之或人家忌日之類不得燒紙錢只燒經幡一二紙好笑如此此尼雅滿長槍大劍如此而使若輩人謀國云云邵武有文集又有趙霈者清獻之孫此時亦上言聖節殺鷄鵝太多只令殺猪羊大牲適傳有一龍虎大王南侵邊方以為懼胡侍郎云不足慮此有鷄鵝御史足以當之揚

紹興間曾天隱名恬作中書舍人曾亦賢者然嘗為蔡京引用後修哲宗實録成太上趙丞相要就褒賞修實録官制辭上説破前後是非曾以蔡之故常主那一邊及行詞只模糊作一修史轉官制一與丞相不樂命吕居仁行吕權中書舍人自丁巳三月二十五日上一狀論分别邪正謂曾之徒也自判公諸人熈豐間用事新經字説之類已壞了人心術元祐諸公所為那一邊人終不以為是紹聖以後又復新政敗壞

一向至於渡江然舊人亦多在者其所見舊染不省

雖賢者亦復如是如曾之徒是也因論人以先入為

主一生做病 揚

湯思退事秦檜最久其無狀皆親學得故所為如此之

乖 揚

湯思退作樞密董德元參政商量薦小秦作相董言之

不答湯即背其說逐董出召魏良臣來作參魏治楊

存中上不答湯又逐出魏湯遂作相 揚

湯思退王之望尹穡三人姦甚又各有文以計去了魏公盡毀其邊備山寨水櫃之類凡險要處有備禦者皆毀之還了金人四州以為可以保其和好而無事矣一日只見敵騎十萬突至驚擾一番而去三人者乃罷其謀蓋三人之所同也尹乃疏平日邊事尹能文其宰相自為一室藏文書全不令臺諫至其後事尚如此好及賈誼待大臣盤叙之類事湯卒以驚死敗小人情狀如此初去了魏公毀邊備時諸將皆欲得而殺之

王之望尚在其所急上書論三事一恢復二守禦三與之和時亦要地界歲幣之類分明上大喜即日召歸參大政及金人有所須上商量之際上意欲不與欲之望有所說之望全不言上顧之云如何之望曰不如且與之上曰卿前書意如何及敗二人皆懼邊將之怨已不敢出師上前至以鄙語相罵之望謂湯小數子成把價撇出來好士夫所爲如此之類言語記不全三人之意惟恐奉之不至但看要如何敵見其着數低易之遂無所不敢使其

和議如秦檜時則亦一檜矣好梟三人首於都市俾金人聞之亦以少畏此是甲申年金騎來時思退之望旣罷檜不罷上令胡銓檜往經畧邊備二人皆搬家先去上但知胡如此怒去之時名陳魯公魯公至留胡上曰用其經畧邊事遂搬家先去用是罷之陳曰如此則檜亦搬家去臣途中見之遂罷檜多讀書能文然行不成人上初極重之每對羣臣言無人及檜龔茂良為左司諫與檜同對欲促上早定和議龔曰內

政只消三二箇月打疊不日可以至太平但外敵未去下手未得且與講和為便揚

方伯謨問某人如何忘其姓名先生曰對移縣丞一節全處不下又問是當初未見得曰他當初感發踊躍只是後來不接續語朱希真曰天下有一等人直是要文采求進用因說及尹穡前日趙蕃稱他是好人伯謨問他當初如何會許多年不出曰只是且礙過及至上手則亂渠初擢用力言但得敵和三二月綱紀自

定龔實之云便是他人耳聾敢如此說如減冗官事是但非其人行之失人心渠初除浙西制置胡邦衡除浙東邦衡撇家從蘊秀迤邐欲歸鄉因此罷陳魯公再用因言於上曰胡銓撇家固可罪尚向壯尹穡撇家乃向南上云無此事公云臣親見之自古人主無與天下立敵之理天下皆道不好陛下乃力主張張魏公在督府渠欲搖撼一日陳彥廣對言張某似有罷意上曰安有此事方今誰出魏公上上每呼張

相只曰魏公必是臺諫中為此卿可宣諭陳見尹道
上意尹云某請對數曰駕在德壽扒出陳知建寧府
魏公亦罷某問當時諸公薦之何故曰亦能文章大
抵以此取人不考義理無以知其人多為所誤如蘓
子由用楊畏畏為政向上三人蘓終不遷畏曰蘓公
不足與矣乃反攻之可學
或問胡邦衡在新州十七八年無恙先生曰天生天殺
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廣

胡邦衡尚撓為有知識者一日以書與范伯達云某解得易魏公為作序解得春秋鄭億年為作序以為美事范答書云易得魏公序甚好鄭序春秋者不知是何人得非劉豫左相乎是此人時且請去之胡舊嘗見李彌遜字似之亦一好前輩謂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失節亦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也揚

呂居仁學術雖未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為事所以

亦有助於風俗今則全無此意方子

呂家之學大率在於儒禪之間習典故居仁遂去學作詩亦不說於趙丞相後於秦檜所為亦有輔之者篙溪云嘗代一表云仰日月於九天之上下一句甚卑可憐之詞居仁為之也後北朝此文亦有人傳之揚

呂居仁作舍人時繳奏文字好處多一章論袁煥章乞作教官教官人之師表豈可乞此論不聞數十年矣今皆是陳乞然不陳乞朝廷又不為檢舉朝廷為檢

舉方是亦可以養士大夫廉恥今皆不然都要陳乞舊除從官便不磨勘今亦不然如磨勘大約用三載考績之法一年一切了今年年日日理會官員磨勘揚

呂居仁不甚惡贓汙深惡多才刻薄者此自回避黨人故有此論出來然大害名教豈不使得子孫取受如論固窮守節處甚佳揚

呂舍人好言忍恥之類此意不佳揚因及劉道原不受

溫公恵曰如此做得人也靈利揚

說呂居仁觧大學曰他諸公何故一做下便不改動一字非聖人安能如此這般非是大聖便是大愚

因說呂居仁作汪民表墓誌不好曰作龜山底尤不好故文定全不用盡做過了振

呂居仁家往往自檯舉他人家便是聖賢其家法固好然尊恃此以為道理只如此却不是如某人纔見長上便須尊敬以求教見年齒纔小便要教他多是如

此人傑因曰此乃取其家法而欲施之於他人也人傑

汪聖錫不直湍子賤直前事云無縁聽得殿上語向宜卿云吾當時之言尹和靖某事又為朱子發理會鄜典子賤當時為吕居仁所賣德明

張無垢說得一般道理一切險而動振

張無垢氣魄汪端明全無些子氣魄無垢論語說得甚敷暢横說竪說居之不疑

永嘉前輩覺得却到好到是近日諸人無意思陳少南

某向雖不識之看他舉動煞好雖是有些踈却無而今許多纖曲賀孫問少南雖是踈到在講筵議論實有正直氣象曰然近日許多人往往到自議論他賀孫

問陳少南詩如何曰亦聞有好處然踈又爲之甚輕易秦檜居溫州時陳嘗爲館客後入經筵因講公羊母以子貴之說爲非是因論嫡妾之分是時太母還朝陳遂忤太上意安置惠州張宋卿於彼從之嶽廟梓宮歸鄭后梓宮亦歸邢后太上初聘亦隨歸及邉以

訃聞太母還秦檜欲以吉服迎吴才老時為禮官獨以為不可謂須先以凶服迎梓宫歸太上幾年不見太母了不爭此二三日奉安梓宫了却以吉服迎太母歸衆禮官聚都堂皆從秦意吴獨爭之秦曰此不是公聚訟處即以吴出之先生又云公羊之說非是只有一嫡 揚

因論李德遠黄世永為湯進之所買云他亦是不曾見前輩前輩皆不如此湯見人時一面顔色言語皆買

人之物史直翁亦然然却較好史雖主和然亦有去交結得一人爲應者然許他皆過分數了誠使彼足以抗敵此中亦何以處之其策甚非也 揚

史丞相好薦人極不易然却有些籠絡人意思不住陳丞相較渾厚無這般意思又若賢否不辨者 振

陳福公自在只如一無所能底村秀才梁丞相亦然 振

史老雖如此然嘗愛論薦引拔士人此一節可喜如陳應求方寸平正遠過龔實之然龔又却好事每到處

便收拾得些人才劉樞不好士人先亦讀書長編從頭批抹過近得書云尚要諸經史從頭爲看一遍顧老病恐不能　揚

因論張戒定夫其初名節好後來亦以書與諸公論當時某不是全不主和議但謂和時要如何後來多有如某之料其意欲進甚鋭太上終是憮破和議底人秦檜死亟下詔守和議不變用沈該万俟卨陳誠之輩故張戒自秦檜死後數年終不用而張自蹤如此

蓋是學無本原故耳張學老子之類杨

張定夫居建昌享高壽有文集曰正平集自言初學孔子之道而無所得後讀老子而頗學焉又喜管子其議多尚法制立朝亦可觀人傑錄與先史部厚善當時朝士皆敬之雖有素喜陵人者亦不敢慢

嘗對高宗云陛下有仁宗之儉慈而乏藝祖之英畧高宗以為説得好又嘗言過江以來非李伯紀趙元鎮張魏公三人也立不住

先生謂若海曰令祖全節翁孝義篤至又能堅正自守

當時權貴欲一見之竟不爲屈至於通判公又爲張趙所知持論凛然不肯阿附秦老可謂無忝於所生者前輩高風誠可敬仰爲子孫者其忍不思所以奉承而世守之乎或曰今人志在趨利聞人道及此等事則多非謗訕笑先生曰某嘗謂得他當面言之猶似可又有口以爲是心實非之存在胸中不知不覺做出恠事者玆尤可畏按胡泳云内翰文公之後○若海

鄧名世吏臨川人學甚博趙丞相以白衣起爲著作郎

與先吏部同局吏部甚敬畏之有攷證文字甚多攷證姓氏一部甚詳紹興府有印板謂左丘姓人有牌牓在賣卦左氏只是姓左先生云楚左史倚相世為史官恐其後也鄧著作後為秦檜以傳出祕書文字罷之褫官勒停揚

熊叔雅名彦詩王時雍壻也金人入寇京城不守時雍盡搜取婦女予金人人號時雍為金人外公嘗秦檜時叔雅知永州魏公時安置永州秦檜之父曾為王

山知縣玉山人要為老秦立祠堂求叔雅作記叔雅贊之魏公魏公令勿須作叔雅自後只是言賀這後恐不得差遣十數日後魏公知其意語之曰前日所謂祠堂記作也不妨叔雅作之大意言人問公有甚異政曰無異政只見民父子有親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皆如此好了子太師得其道以治天下亦然云云立大碑於玉山揚

三山黄明陟登是黄傅正之父揚錄云張登福建人帶錄云張致中父登從周

以下二葉，原書卷次訛誤

錄云永福姓張人其人朴寔公介為甚處宰諸錄云尤溪初上任凡邑人来見者都請諸錄云士夫僧道百餘人但一揖揚錄云坐處亦不足只立說話問諸公能打對否人皆不敢對因云天對甚其中有人云對地又問日對甚云對月陽對甚云對陰却又問利對甚云對害乃大聲云這便不是了天下一切人都被這些子壞了才把害對利便事事上只見得利害更不問義理僩錄云人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尋利去須知道利乃對義才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自後只要

如此分別不要更到訟庭後來在任果有政聲此事頗近於迂濶然却甚好令不可多見矣時舉當録云一揖而退此亦可書其桃符云奉勸邑人依本分莫將閑事到公庭意亦好楊録云其人為政簡易無繫累後坐化死

李椿年行經界先從他家田上量起今之輔弼能有此心否人傑

王龜齡學也麄疎只是他天資髙意思誠慤表裏如一

所至州郡上下皆風動而今難得此等人賀孫
王詹事守泉初到任㑹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愛民之
意出一絶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怛心今
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七邑宰皆為之感
動其為政甚嚴而能以至誠感動人心故吏民無不
畏愛去之日父老兒童攀轅者不計其數公亦為之
垂淚至今泉人猶懷之如父母時舉
汪端明學亦平正然跡文亦平正不好小蹊曲徑福建

政事鎮靜與福亦相宜蜀政不及見事亦快揚

汪端明少從學於焦先生汪既達時從杲老問禪恰焦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杲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亦奇士也焦名援字公路南京人清修苦節之士。閎祖

汪聖錫日以親師取友多識前言往行為事故其晚年德成行尊為世名卿若海

汪季路甚子細但為人性太寬理會事不能得了賀孫

祝懐汝昭嘗論張說一日祝有一婢溺死衢守施元之謂張曰祝婢乃其父婢祝汙之恐事泄抑令其死張遂言之於上上曰此事大若有之行遣不得草草若無不須以此陷人遂陰遣一兵士之類來衢探其事往來月餘日得其實矣一日乃投都監曰奉聖旨來探祝編脩家公事遂呌集鄰里作保明狀去事方已兵士小人乃能如此(僴)

主上一日嘉鄭自明直言遂問近臣曰昔時有一魏掞

之好直言令何在左右以死對問有子弟否無人為敷陳遂贈直秘閣宣教郎　揚

這道理易晦而難明某少年過莆田見林謙之方次榮說一種道理說得精神極好聽為之踊躍鼓動退而思之忘寢與食者數時好之念念而不忘及至後来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其學者也無一箇會說了　僩

論林艾軒作文解經曰林成季升伯為艾軒作墓銘諱

艾軒著書但云幸學講中庸九經及某篇是艾軒所著此是有形譾不得底嘗見九經口義先說一段冒子全與所講不干涉其說是言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人看時都理會不得某却曾見他口說來乃是說道巍巍乎者世上有偌地大底事惟天有之惟堯則之下而又說箇巍巍乎者言此大事只是天與堯有之舜禹都不與此蓋是取奉光堯不知却推倒舜禹又云在興化

南寺見艾軒言曾點言志一段歸自釋音作饋字此是物各付物之意某云如何見得艾軒云曾點不是要與冠者童子真箇去浴沂風雩只是見那人有冠者有童子也有在那裏澡浴底也有在那裏乘涼底也有在那裏饋餉饁南畝底曾點見得這意思此謂物各付物艾軒甚秘其說密言於先生也德輔

王說習之性直好人與林艾軒輩行上即位即召見論不可講和上一日謂宰臣曰前日上殿有箇生得貌

寢是言此忘了甚底官人議論亦好遂除官龔實之
笑王習之以不講和奉上意先生謂習之直不是奉
上龔實之多讀書知前輩大體頗識義理又有才做
得去亦有文小官時甚好為正言時攻曾龍後來心
術一偏至於如此可惜可惜反不為陳應求全不如
他却較好 揚
因給舍繳駁事而大臣無所可否云昔梁叔子將為執
政時曾語劉樞云某若當地頭有文字從中出不當

如何何也須說教住了始得後梁已大用而文字自中出者初不閑有甚執奏劉樞深怪其事後見錢某因事說及丞相然有力中出文字日日有之丞相每每袖回了而後已自令觀之又不見此賀孫

某人初登宰輔奏逐姜特立忽有旨召姜乞出甚力在六和塔待命有旨免宣押某人初過樞天下屬望首有召姜之命經由樞密曾無奏止坐視丞相以近習故去國其意只以入樞未久恐說不行而去為人所

笑故放過此一著是甚小事直卿云人日日常將理義夾持個身心庶幾遇事住不得若是平常底人也是難得不變如其人固謂世人属望但此事亦須不要官爵方做得曰固是若是不要官爵這一項事如何放得過每看史策到這般地頭為之汗栗一箇身已便頓在兵刄之間然漢唐時爭議而死愈死愈爭其爭愈力本朝用刑至寛而人多畏懦到合說處反畏似虎至道因問武后事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

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世只做得到恁地
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輩能反正又問吕
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吕后只是
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迤邐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
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君之心自為昭儀
便鴆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
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
吕后與高祖同起行伍識兵略故布置諸吕於諸軍

平勃之成功也適直呂后病困故做得許多脚手平勃亦幸而成功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于宗廟社稷而誅之又云中宗決不敢為黜母之事然而并中宗廢之又不得當時人心惟是見武后以非罪廢天子故疾之深惟是見中宗以無罪被廢故顧復之切若并中宗廢之又未知何以收拾人心這般處極難

賀孫

耿京起義兵為天平軍節度使有張安國者亦起兵與

京為兩軍辛幼安時在京幕下為記室方銜命來此致歸朝之義則京已為安國所殺幼安後歸挾安國馬上還朝以正典刑（儒用）

辛幼安亦是箇人才豈有使不得之理但明賞罰則彼自服矣今日所以用之者彼之所短更不問之視其過當為害者皆不之䘏及至廢置又不敢收拾而用之（人傑）

問陳亮可用否曰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

安亦是一帥材但方其縱恣時更無一人敢道他略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問着便如終糜此人作帥亦有勝他人處但當明賞罰以用之耳 僩

近世如汪端明專理會民如辛幼安却是專理會兵不管民他這理會兵時下便要驅以塞海其勢可畏 植

辛幼安爲閩憲問政答曰臨民以寛待士以禮馭吏以嚴恭甫再爲漕帥律己愈謹御吏愈嚴其謂如此方

是夫道

劉樞帥建康所得月千緡劉欲止受正所當得者以恐壞後來例不敢但受之後却送其不當得者於公使庫後韓元龍來作漕盡不受其所不當得者劉甚稱服之平父云振

劉共父創第規模宏麗先生勸止之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忠肅意不樂也夫道

劉寶學初娶熊氏生樞密生次子方落地問是男即命

與其弟直閣爲子熊不樂都不問竟以是而没後樞密娶吕氏入門未幾即命吕一切儀物盡與直閣女爲嫁具吕即送與之。平父云振

某曾訪謝昌國問良齋安在謝指廳事云即此便是其廳亦敝陋。元鄭

金安節爲人好振

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别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

都分做兩邉是底放一邉非底放一邉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黒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戴曰信而後諫意欲委曲以濟事曰是枉尺直尋而可為也 祖閔

孫逢吉從之然好初除闕 便上一文字盡將令所

諱忌如正心誠意許多説話一齊盡説出看來這是合着説底話只如今人那箇口道是是那箇不多方去回避賀孫

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却又論其中節與不中節余古失於許然使其言見聽不無所補李琪則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要知却亦有以救其失也如二子却所謂是中之不中節者道夫

耿直之作浙漕時有一榜在客位甚好説用考課之法

應州縣官不許用援有績可考自發薦章如考課在上而挾貴援者即降次等今在鎮江亦然否曰僻在山林不知其詳但聞私謁不行曰向來耿守有一書説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從周曰此義尚如何説曰也只是前來説若如耿説却是聖人學得些骨董要把来使全不自心中流出從周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濂溪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伊尹恥其君至若撻於市學者若横此心在胷中

却是志於行莫不可曰非是私修身養性與致君澤民只是一理從周

吳公路作劒南天柱灘記曰事無大小為之必成害無大小除之必去此見其志方

王宣子説甘抃言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為職以此而出人皆高之宦官以承順為事忽犯顏而出誰將你當事而黃彥節是也其見如此之爭後漢呂强後世無不賢之揚

近年有洪邦直爲宰以贓被訟求救於伯圭伯圭薦之甘抃甘抃薦之上召見賜錢以爲此人甚廉而賢除監察御史 振

先生聞黄文叔之死頗傷之云觀其文字議論是一箇白直響快底人想是懊悶死了言不行諫不聽要去又不得去也是悶人因言蜀中今年煞死了係名色人如胡子遠吳挺都是有氣骨底人吳是得力邊將

賀孫

近世士大夫憂國忘家每言及國事輙感憤慷慨者惟於趙子直黃文叔見之耳　僩

趙子直奉命將入蜀請於先生曰某將入蜀蜀中亦無事可理會意欲請於朝得沿淮差遣庶可理會屯田曰出於朝廷之意猶恐不得終其事若自請以行則下梢或有小事請乞不行便難出手如舉薦小吏而不從其薦或按劾小吏而不從其劾或求錢米以補闕乏而不從其所求這如何做　賀孫

趙子直政事都瑣碎看見都悶人曾向擇之云朱丈想得不喜某政事可知是不喜 賀孫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其多疑魯可幾曰只是見不破爾 道夫

趙子直要分門編奏議先生曰只是逐人編好因論舊編精義逐人編自始終有意今一齊節去更拆散了不見其全意矣

趙子直亦可謂忠臣然以宗社之大計言之亦有未是

處不知何以見先帝人傑

一日獨侍坐先生忽顰蹙云趙丞相謫命似出胡紘問胡紘不知會識他否曰舊亦識知此人頗記得文字莆陽之政亦好但見朋友多說其很愎某曰丞相前日之事做得都是否曰也有些不是處問所以不是處曰公他日當自見之先生又曰一時正人皆已出去今全無一好人在朝某曰鄭溥之當時草趙丞相罷相詞固好以某觀之當時不做便乞出尤為奇特

曰也不必如此但是後來既遷之後便出亦自好他却不合不肯出所以可疑若說教他不做便出亦無此典故某曰且如富鄭公繳趙國夫人之封以前亦向曾有此自富鄭公既做後遂為例先生微笑而不答某又問丞相秉軸首召先生入經筵命下士子相慶以為太平可致忽然一日報罷莫不惶惑竊議者云先生請早晚入講筵人主將不能堪便知先生不能久在君側曰早晚入講筵非某之請是自來如此

然某當時便教久在講筵恐亦無益一日雖是兩省入講筵文字分明一一解注亦只講過而已看來亦只是文具 枅

或曰今世士大夫不詭隨者亦有五六人曰此輩在向時本是闒茸人不比數底但今則上面一項真箇好人盡屏除了故這一輩稍了能不變便稱好人其實班固九品之中方是中下品人若中中以上不復有矣先生因問某人如何或曰也靠不得曰然見他寫

書來皆不可曉頃在某處得書來說學問又如何資質又如何讀書不長進又如何某答之云不須如何說話不濟事若資弱便放教剛若過剛便放教稍柔些若懶便放教勤讀論語便徹頭徹尾理會論語讀孟子便徹頭徹尾理會孟子其他書皆然此等事本不用問人問人只是杭唐日子不濟事不須低着頭去做若做底自是不消問人這箇又得他書亦不可曉或曰終是他於利欲之場打不透欲過這邊欲拾

彼不得欲倒向那邊又畏朋友之議又緣頃被其人擡奬得太過正如箇船在沙岸上要上又不得要下又推不動曰然無一畨大水来泛將去這船終不動要之只是心不勇之故某嘗歎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釋氏引將去甚害事且如昔日老南和尚他後生行脚時已有六七十人隨着他參請於天下叢林尊宿無不徧謁無有可其意者只聞石霜楚圓之名不曾得去遂特地去訪他及到石霜頗聞其有不可

人意處南大不樂徘徊山下數日不肯去見後來又思量既到此須一見而決如是又數日不得已隨衆入室揭簾欲入又舍不得拜他如是者三遂奮然曰為人有疑不決終非丈夫遂揭簾徑入才交談便被石霜降下他這般人立志勇決如此觀其三四揭簾而不肯入他定不肯詭隨人也廣錄云世上有一種人心下自不分明只自怕人道不會不肯問人昔老南去參慈明時已有人隨他了他欲入慈明室數次欲揭簾入去又休末後乃云有疑不決終非大丈夫遂入其室

某嘗說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作做無可思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自然是只隨利欲走間有務記誦為詞章者又不足以捄其本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故如此前輩多有得於佛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蓋佛氏勇猛精進清淨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為外物所移也若記覽詞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捄拔得他那利欲底窠窟動或曰某人讀書只是摘奇巧為文章

以求富貴耳曰恁地工夫也只做得那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他文字皆困苦若某少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些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都銷磨盡了所以都無精彩做事不成 僩

彪居正德美記得無限史記只是不肯說只要說一般無巴鼻底道理在南嶽說溫故而知新不是令人所

說之故新故者性也新者心也溫性而知心故可以為人師其說道理如此然口曉曉不肯已璘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二